

世界觀

◆ 前言 ◆

- 此為嘆浪企劃《ISOLATED孤立》世界觀延伸之原創角色 [嘆浪 網站 使用範圍](#)

現代都市背景驅魔題材，風格陰暗頹廢，含有血腥、超自然、精神污染等獵奇成份。

(※以下代表企劃原創之設定皆以紅字標註，且文字皆取自官方網站，所有文字皆為企劃官方所有，此處僅做為延伸及幫助理解用途。※)

主要兩位原創角色(男)含有CP及CB設定 [雙人詳細設定](#)，此列表僅說明整體世界觀。

◆ 世界觀及專有名詞 ◆

- 戴環者
組織

- 恐水人
組織

- 
不可名狀，以侵佔或逼瘋人類為最終目標的異常之物。

- 黑色帷幕
組織

- 守密人及驅魔人
組織

- 孤立協議
組織組織

◆ 主要勢力 ◆

- 舊日月宗—古老的驅魔人集會

組織脈絡最早或許可以追溯到西元前的流浪驅魔人集會，將關於戴環者的見聞口耳相傳，直至累積足夠的智識組成與之對抗的特殊團體。

為了防止訊息傳播後引發的異常特性，舊日月宗極為排外，社會文化中幾乎沒有記載相關資訊。若他們準備培育、將所知傳承給新的驅魔人，過程必定需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即使如此，組織內部還是有許多驅魔人的見解產生歧義或牴觸，這些差異讓舊日月宗分割成無數種流派，成員之間可能也會因此出現嫌隙。

現今，舊日月宗利用各種宗教集會作為活動據點，擁有繁複如蛛網的情報結構，潛藏在主流信仰底下剿滅戴環者。容易令人誤會的是，舊日月宗並不依附於現存的任何宗教教派。確實有某部份成員身為天主教徒或伊斯蘭教徒，甚至有無神論者，但他們的共通點在於把自己所行之事視為一脈相傳的絕對正義。

舊日月宗以消滅戴環者為存在目的，會主動搜索並保護戴環者，與戴環者合作。他們認為戴環者的天命是和人類共同清除戴環者的神聖事業，為此，他們會獵殺違背天命、不願與其合作的戴環者，並將採集到的骨骼和體液妥善保存。

與聖骸倡議關係惡劣，許多隸屬舊日月宗的驅魔人認為他們是背棄神聖使命的叛徒，激進者甚至會暗殺聖骸倡議成員，搶奪他們收藏的戴環者遺骸。但也有一部份成員認為聖骸倡議是有利用價值的對象，不該全盤否定。

- 聖骸倡議—將戴環者視為收藏品的商人

聖骸倡議原型約在十八世紀建立，原先僅為家族經營的奴隸貿易商，家族始祖極有可能曾為舊日月宗成員。於十九世紀後葉隨工業革命轉型成工廠，如今表面上已是一間名為撒析亞商業建設的跨國地產帝國。

知曉內幕的集團成員於1970年間成立聖骸倡議，利用資本背景非法收集和使用戴環者遺骨。他們掌握的知識不亞於舊日月宗，但在戴環者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之前，他們並不會主動去追蹤或消滅戴環者。

組織成員低調不張揚，大部份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正職工作，或本身即是富商巨賈。他們對戴環者更感興趣，普遍不把戴環者視為人類，而是當成工具或罕見的收藏品。

對舊日月宗淵長的歷史和無可捉摸的人數感到忌憚，他們不太願意和舊日月宗正面衝突，更擅長透過利益交換誘使或收買舊日月宗成員。

- 黑底Hades—製造人造戴環者的秘密組織

由(利人爸)帶領數名恐水人的生物學家及物理學家組成的實驗機構。因掌握對抗不可名狀力量的戴環者們在世界上非常稀有且短命的存在，所以機構宗旨為創造出無瑕疵(先天疾病)且擁有正常壽命的人造戴環者，並且將人造戴環者作為對抗不可名狀之工具使用。

做為黑底具有高價值的人造戴環者，被使用的方式有三種：

第一，以免恐水人遭受不可名狀侵擾為優先。

第二，作為與舊日月宗交易的籌碼，提供人造戴環者支援驅魔任務並換取龐大金援資助。

第三，實驗失敗後死亡的人造戴環者會整理為「人體模型」，高價出售給聖骸倡議或富商巨賈作為收藏品賞玩。

除了實驗以外，也會與舊日月宗內部的鷹派擁護者們舉辦類似展示會的社交場合，展示實驗成果用以推薦及交易。此時會將人造戴環者們打扮得體精緻，利人及莉莉木小時候即參加過多次展示會。

實驗失敗的產物則會整理後提供給人體模型地下拍賣會，做為競標品。

成年後的人造戴環者，會被派駐支援各種黑底所需的勢力，雖可以離開黑底，惟被迫戴上電子鐐銬需定期回去機構供血獻液，及進行各項身體檢查。

- 聖地蘆海Reed sea—黑底於舊日月宗勢力下的分支

舊日月宗勢力底下的其中一支教會單位，對一般人而言是再普通不過的教會，但面向知情者則是以崇拜莉莉絲為聖母的小眾信仰。

表面上會行使正常的宗教集會，私底下為黑底扶植於舊日月宗內的秘密勢力，並派遣加因擔任主要神職者。

- (貿易公司)—針對戴環者的人口貿易商

利人成年獨立後於聖骸倡議勢力底下開設的貿易公司，表面上經營跨國貿易，私底下為專門針對戴環者的非法或合法之人口貿易及流通業務。

- 主要角色

1. 利人Lililn

黑底的001號實驗品，

2. 井雀：

從小

- 次要角色

1. 莉莉木Lilim

黑底的002號實驗品，作為遞補利人失去權能後的首位成功品，被培養為法醫解剖學及藥學專業的人造戴環者。

表面上為教會奉獻，作為驅魔人執行驅魔任務，私底下支援黑底成立的分支教會，並為黑底處理實驗失敗後的廢棄物，將分解人體後留下可用的部位作為「人體模型」出售給黑市競標，或與有購買力的富人們交易使其作為收藏品。

雖然她為黑底做事，但本質上仇恨將戴環者當作工具的權位者們。

從出生以來，她與利人就沒有來自正常社會構築的關於情緒的感受與表達能力，他們更像是沒有生命的娃娃，既不會笑也不懂哭，作為彼此唯一能學習的對象，都是不夠完整的參照物。

直到五歲那年在某個展示會上犯了錯，遇見了生母，為她的情緒障礙打開了破口。

事後她曾跟利人分享這件事，卻被琛之以鼻，與利人的認知落差讓她產生了不解與更多芥蒂，直到利人被丟棄不知所蹤後，她都沒能逃出黑底這個牢籠。

想留下來的人沒能活著，獨留下來的鳥兒卻活得像是死了。

十四歲那年，莉莉絲的死亡讓她徹底心死。

至少莉莉木的願景很簡單，她學會了陽奉陰違，因為擅長藥學而開始兜售毒品，暗地裡鼓吹教會裡的戴環者們放下職責。

——紙醉金迷的活成一灘爛泥有什麼不好？去他媽的責任。

要毀掉一個戴環者簡直輕而易舉，同樣都是精神崩潰，毒品甚至更能帶來快樂與救贖，簡直比那操蛋的邪惡更有效。

大家一起在末日起舞吧。

對其他人的態度

- 利人：瘋子1號、殘次品、愚蠢至極的人。明明可以逃離地獄卻偏偏要走進泥淖的白癡，無法理解。
- 井雀：驅魔人裡的同伴，室友。比起讓他去拯救利人，更不想他陪著利人一起溺死。
- 加因：瘋子2號，不想理解。

相關事件

- [\[痛覺\]](#)：

2. 加因Cain

黑底的006號實驗品，因為003~005號實驗品相繼失敗，做為新型植入胚胎的代孕實驗而誕生。血緣上來說與利人及莉莉木為同父異母的兄弟。出生時因為雙眼顏色相異而被認為恐水人，隨即被當失敗品處理，因此沒有冠上Lili開頭的名諱。擁有別於利人及莉莉木的金色捲髮及異色瞳，在兩歲那年不知何原因取代了利人的權能，成為了擁有恐水人外貌，但握有戴環者能力的奇怪混合體。

現年十九歲的他於教會中擔任神職者，因白皙皮膚及金色捲髮，讓人有天使下凡的錯覺，是教會內目前最受歡迎的牧師。

除了具欺騙性的外貌以外，非常擅長遊說及心理操縱，沒有道德底線，是最無拘無束且無弱點的人。

對他而言，活著沒有目的，他只是樂於看別人陷入混亂。把事情弄糟最好，他有把握能全身而退也不沾上半滴血，只要能帶來樂趣。

對人類存續沒有太大想法，也不排斥黑底的非人道實驗，反正都跟他沒什麼關係。

對其他人的態度

- 井雀:容易被心理操縱的有趣對象,知道他正在尋找利人,並不想讓利人稱心如意。
- 莉莉木:難操控,而且不怎麼搭理自己。
- 利人:小時候發生過一些事情,對自己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對象(有點競爭心態的意味)。

相關事件

- { 竊喜 }
- { }

※備註※

利人與加因的差異在於,利人有弱點,而加因並沒有。

加因更像是無法感受正確

3. (雙胞胎)

黑底的015號實驗品,為黑底首位雙胞胎出生的案例。姐姐與弟弟雖然都擁有正常的戴環者能力,但唯一的缺點、也是最致命的一點:只要一方死亡能力就會消失。(會在故事中安排一方死亡才發現這件事)

兩人擁有各半黑色光環,牽手時光環會合二唯一。

對其他人的態度

- 莉莉木:有點難親近但可以依賴的姊姊。
- 加因:不要靠近為妙。
- 父親:不苟言笑,很可怕。

相關事件

- 暫無

4. 雅·羅德 Adam Lord

恐水人科學家,

5. 莉莉絲Lilith

利人、莉莉木、(雙胞胎)血緣上的母親,加因生理上的生母。

因為受到雅哄騙，是黑底第一位作為實驗母體的戴環者，在生下015號雙胞胎後死亡。
是蘆海信仰裡聖母的形象起源。

推測在生下加因的那一年(利人六歲時)，觸發了某種條件，導致利人的權能被取代，轉移到加因身上，
而她死亡後(利人十五歲)，身上背負的精神污染則全部轉移繼承到利人身上，間接導致利人造成育幼院的黑色帷幕事件。

◆ 世界觀 ◆

- 此為嘆浪企劃《ISOLATED孤立》世界觀延伸之原創角色 [嘆浪 網站 使用範圍](#)
現代都市背景驅魔題材，風格陰暗頹廢，含有血腥、超自然、精神污染等獵奇成份。
- 企劃專有名詞
 - 戴環者：存在於人口中少數的變異體，大部分有著先天疾病，壽命不長。特徵是當頭頂沒有帽子或服飾遮掩時，透過反射面觀看會顯現發光的環狀物。背部有對稱翼型胎記，骨骼與體液能對不可名狀造成傷害。
 - 恐水人：異色瞳，容易被不可名狀侵擾的人。
 -  不可名狀：以侵佔或逼瘋人類為最終目標的異常之物。
 - 舊日月宗：古老的驅魔人集會，以消滅不可名狀為己任。
 - 聖骸倡議：比起不可名狀，對戴環者更感興趣的知識份子。
 - 黑色帷幕：受到不可名狀的精神污染，使某區域內的所有人類對自我與他物的基礎認知完全崩解的狀況。
- 私設專有名詞(非企劃原有設定)
 - 人造戴環者：由特殊機構人工製造的戴環者。
 - 黑底Hades：大多由恐水人科學家組成，製造人造戴環者的研究機構。

{ 痛覺 }

。 。 。

- * 莉莉木五歲
- * 與莉莉絲的見面喚起她對情緒障礙

她在五歲那年的展示會上偶然撞見生母莉莉絲，成為了她情緒障礙的破口。

她不小心打破了收藏品，碎片劃傷了手，血一滴滴落了下來，她準備挨罵，卻有個跟自己一樣留著黑色長髮的女人，不顧阻攔急忙朝她跑過來抱住她，問她痛不痛。

他突然明白那些讓自己感到不快的存活經驗是一種「疼痛」。

被尖銳的硬物扎進肉裡的能稱之為「痛」、不被正視的態度刺傷也能稱之為「痛」、沒能達成期望的活著更是一種「痛」，她簡直痛得快要死掉了。

利人&井雀

◆ 注意事項 ◆

- * 字很多, 真的很多!不想看太多字可以退! (打這麼多誰他媽看得完.jpg)
- * 現代陰暗獵奇風格故事, 且有性暴力、濫交、兒童虐待、藥物濫用、自殘等設定, 介意者可直接退。
- * 一定程度下為了符合角色形象、心態和劇情需求, 可以有限度使用陰性賤斥(如婊子、賤貨)等詞彙, 但不接受合理化貶低女性的價值觀作為文章的中心思想。
- * 本人已成年R18、R18G皆可。(相關條例請參考 [R18及R18G相關](#))
- * [繪圖參考](#) (僅供角色氣質及概念外型參考, 詳細特點及設定請參考下方表格)

◆ 設定簡述 ◆

- * 反社會人格控制狂攻×討好型人格缺愛受
- * 對立, 不健康關係、病態共生、共犯, 在一起會扯著彼此溺死關係。

◆ 世界觀 ◆

- * 此為嘆浪企劃《ISOLATED孤立》世界觀延伸之原創角色 [嘆浪 網站 使用範圍](#)
現代都市背景驅魔題材, 風格陰暗頹廢, 含有血腥、超自然、精神污染等獵奇成份。
- * 企劃專有名詞
 - 戴環者: 存在於人口中少數的變異體, 大部分有著先天疾病, 壽命不長。特徵是當頭頂沒有帽子或服飾遮掩時, 透過反射面觀看會顯現發光的環狀物。背部有對稱翼型胎記, 骨骼與體液能對不可名狀造成傷害。
 - 恐水人: 異色瞳, 容易被不可名狀侵擾的人。
 -  不可名狀, 以侵佔或逼瘋人類為最終目標的異常之物。
 - 舊日月宗: 古老的驅魔人集會, 以消滅不可名狀為己任。
 - 聖骸倡議: 比起不可名狀, 對戴環者更感興趣的知識份子。
 - 黑色帷幕: 受到不可名狀的精神污染, 使某區域內的所有人類對自我與他物的基礎認知完全崩解的狀況。
- * 私設專有名詞(非企劃原有設定)
 - 人造戴環者: 由特殊機構人工製造的戴環者。
 - 黑底Hades: 大多由恐水人科學家組成, 製造人造戴環者的研究機構。

◆ 角色資料 ◆

	攻	受
	 大圖	 大圖
姓名	利人Lilin	井雀
性別	男性	男性
年齡	25	20
身高	185cm	176cm
體質	普通人(失敗的人造戴環者)	戴環者(天生)
長相特徵	●戴環者特徵 (僅有特徵無功能) 頭頂: 黑色殘缺光環 背部: 不對稱殘缺翼型胎記 (型類似蝙蝠翅膀) 其他: 有輕微精神污染體質 ●及肩的黑髮扎成半頭綁髮, 是為了遮住脖頸後的001印記。 ●細眉、雙眼皮, 煙灰色的眼眸及上勾的眼尾, 與乍看之下的淡漠相應, 時常讓人不知道他在盤算什麼。 ●長得很好看是他引誘獵物落入陷阱的優勢, 本人也並不避諱使用。沒病時裝作溫文儒雅, 有病時堪比瘋狗, 典型的衣冠禽獸。 備注: 髮型不可變(EX全紮或全放)	●戴環者特徵 頭頂: 白色三角光環 背部: 用斷頭鳥刺青遮掩原生胎記 (刺青參考 可直貼可隨便畫) 疾病: 先天性凝血功能障礙, 短命 (身上有很多瘀青傷痕及OK繃) ●一頭染成粉橘色短髮隨意的往後抓攏方便戴上帽子。(原髮色為淡咖色) ●粗眉(偏深色, 不要畫粉色即可)、單眼皮, 墨色雙瞳及下垂眼, 眼下有臥蠶以及眼角微微的紅。 ●疾病關係皮膚較無血色。 ●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很清秀與乾淨的人, 搭配上不怎麼顯露情緒的臉, 只有一顆在左眼下的痣比較有記憶點。

體型 (表格來源)	<u>表格</u> 的中下 青年體型稍微有壓迫感，肩寬腰窄，肌肉結實勻稱看得出有刻意鍛鍊，但因身高夠高所以穿上衣服後看起來會剛剛好。 平常有規律運動的習慣，畢竟要壓制獵物，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壓倒性的力量執行最純粹的暴力。	<u>表格</u> 的左上 青年體型，身高普通，有肌肉但不過度，屬於緊實勻稱類型，穿衣時視覺會偏瘦。 以先天性凝血功能障礙來說其實並不適合運動，從事驅魔任務的運動量幾乎接近身體極限，每一次高強度運動後需要休息數天，並且有逐漸惡化趨勢。
衣著	●長年穿著高領內裡與整套長袖西裝，以黑色襪子搭配正式鞋款，喜歡整體偏暗的配色。 ●雙手戴著黑色皮製手套，是因他不喜歡與人直接接觸。 ●暗金色的項鍊與戒指手鍊是裝飾也是武器。 備註： 1.衣著都可以隨意替換，基本上就是包緊緊禁慾系正式套裝。 2.飾品可以不用照畫，隨意亂畫即可！	●脖頸的Choker有安慰劑般的效果存在，與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外出一定會戴著棒球帽，以防反射物照出頭頂的光環被識破身份。 ●通常是穿著帽T等機能性較高、方便活動的寬鬆衣物，搭配飛行外套、棒球外套等運動風格單品做最基礎的衣著。 ●時常戴著耳機與口罩，是減少旁人與他攀談的有效手段。 備註： 1.Choker必須要戴，除非特殊情況。 2.周遭非必要隱藏光環的情況可以露出頭頂(繪圖不限) 3.耳機與口罩隨意，衣服可以替換現代衣著，不偏離上所述即可。
個性	反社會人格控制狂。 腦袋很好，是個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神經病、清醒的瘋子。 可以理解他人的情緒但缺乏共感與同理心，不怎麼被普世道德與價值觀束縛——獨立性強，傾向於把理性和成效放在禮貌和愉快之上。 人前通常會掛上溫文爾雅的面具，如果讀懂他的眼神會發現更多的是鄙夷與輕視。 是最大膽的夢想家，也可以是最悲觀的人，普遍地對人性持憤世嫉俗的態度。 因出身的關係有被輕微精神污染的體質，人後發病時會展露出不可自控的狂躁、神經質，大多是獨裁者的暴力、暴言與控制欲的展現，通常靠吸食戴環者的體液可以平穩精神狀態。 ——或許比起人類，更像是沒有善惡觀的不可名狀。 MBTI:INTJ-T建築師	本質良善的缺愛患者。 與幼年的天真爛漫相比，兩次被拋棄的創傷使得他失去對人的信賴，在經歷孤獨的成長期之後，選擇性話少、沈默寡言不怎麼笑，刻意與他人保持疏離。 也因為內在嚴重缺愛，會依靠「他人的需求」來建立自我價值感，容易被利用。不是笨，只是情感上不可自拔的明知故犯。 比起自愛更容易優先配合他人而選擇自損的一類人，不怎麼愛惜自己的生命，有輕微傷害自己以情勒他人的傾向(僅限於親近關係的人)。 容易鑽牛角尖。感性，只是不露於形，想得多但說的少，畢竟如果不想被「那個東西」肆意窺見內心的話——無論如何保持鎮定。 MBTI:ISFJ-T守衛者 備註： 非面癱只是相對冷靜，會有表情不會太誇張而已，對親近的人會顯露更多情緒。
角色簡述	「我完全相信，我就是那種會失手捏死心愛	「不好意思，請問你有看過一個頭上頂著黑

	寵物的小孩。」 出身不明，去向不明，一個頂著破碎黑環與殘缺胎記的半吊子戴環者，更多的是凡人，但真正的戴環者在他眼裡可不一般，可說是他所信奉的最美之物亦不為過。 這是因為他總有半隻腳踏在危險的邊界上呢？還是因為大人的幼稚總來自於童年未續的瑰麗美夢？ 十五歲之前，被收留在編號一零七五號列管建築的育幼院之中，當時他宣稱自己是引發「黑色帷幕」事件的罪魁禍首，乖巧地隨著調查的舊日月宗人員而去，其後數日卻又不知所蹤。 名為利人那溫文儒雅的面具底下，有一半是嗜血的野獸，對他人既不同理也無慈悲，只想將一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爪下，一點渣滓不留。 他所追尋的、所執著的是什麼？念念不忘的又是誰？為何後頸有著「001」字樣的烙印？若想探詢關於他的一切，恐怕及早收手為好，畢竟結果必然是徒勞。 「我一直都只敢遠遠地看著你——你又為什麼要自己送上門來呢？」	色光環的人嗎？」 曾經有人這麼形容過他：一位母親竟然能夠狠心棄之不顧的天使。 是因為每每他受傷之時，血彷彿永遠止不住的緣故？還是因為，他總是害怕著無人的角落，指著空無一物的走廊上說那裡有人的關係？終究，就和所有折了翼的飛鳥一樣，他也落難了。 十歲那年，他所在的育幼院關門大吉，有人說那裡的人全瘋了，有人說那裡的人全死了。 在那之後，他戴上耳機，用失真的旋律在世界裡切出一片自己的空隙，以帽緣深深藏住了眼睛和真心，以及不可為人所知的秘密。 或許你也曾經在某處，見到了一個像這樣在找人的路人。你不會知道他平凡的身軀上藏著謹慎克己的刺青，更不會曉得他看清卻忽視著的世界有多麼怪異，只能擅自臆想，也許他只是在找回一個從未被實現過的約定。 「如果我找到他，就要告訴他，他是個說話不算話的混蛋。」
職業	聖骸倡議的人口販子(貿易商) 離開舊日月宗後他並沒有履約回去育幼院，而是輾轉進入聖骸倡議所屬的撒祈亞集團，數年過去成為了內部的高層。 表面上是正派經營的商業貿易公司，實則背地裡幹著黑市買賣的勾當，為有特殊需求的權勢富人們提供「新鮮的」收藏品——戴環者。 .	舊日月宗的走狗(驅魔人) 離開育幼院過上了獨自流浪街頭的生活。 成年後隨著身體狀況不盡理想，為了在死前找到那個不守約的混蛋，踏入舊日月宗成為了驅魔人。 或許缺愛的人總會下意識追求他人的認同以建立存在感。來自教會的洗腦與高壓的任務並沒有讓他退卻，長時間浸泡在精神危害的染缸裡反而助長了扭曲的身心狀況。 不管是做拯救別人的好事也好、幫教會做見不得人的壞事也罷，最終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成為了所有人口中「舊日月宗的走狗」。 ——而他已經離那個僅僅窩在破舊的棉被裡，也彷彿擁有全世界的童年很遙遠了。

其他	興趣喜好:狩獵戴環者、他人的服從、完全安靜無聲的個人空間。 口味:威士忌、咖啡等有泥煤焦味的東西 討厭:普通人、失控感、精神失常、明亮熱鬧的地方 成癮:食血、菸、中樞神經抑制劑 身上味道:煙草烏木檀香調 音樂參考:記得我	興趣喜好:戴著耳機在夜晚的街上遊蕩、Lo-fi音樂、聽得到喧鬧聲但有屏蔽物分隔的安靜空間。 口味:甜、可爾必思 討厭:鏡子、密閉空間、醫院、不可名狀 成癮:大麻、菸、窒息感、疼痛 身上味道:木質苔蘚調混合藥水味 音樂參考:我要你
對待彼此的態度 及 心態變化		
	利人→井雀	井雀→利人
幼年 (育幼院時期) 文字參考 【巢】 【岔路】	[前期]佔有、控制欲、對待玩具 來自原生環境對自身價值的否定,讓利人隱性的「自卑」轉化成對真品的「崇拜」與「支配」。 作為001號實驗品,從周圍過高的期待落入「失敗品」行列的他,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戴環者」時,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是一個令自己望眼欲穿的美麗存在。 但那樣潔白無瑕的光環實在太過美麗,而讓他產生了想要破壞的衝動。 於是他藉由孤立井雀的交友圈,讓幼年井雀在社交關係中受挫進而對自己產生依賴,用其中所產生的微妙滿足感來填補自己失控的自卑心。 [後期]寵溺,可能趨近於愛……? 或許是井雀的全心依賴及信任,完美的契合了他內心深處的黑洞,假性的安全感讓他產生了 自己也能被愛著的錯覺。 與井雀把自己當做家人不同,察覺這可能是所謂「愛」的情感。	討好、全心信任、家人般依賴 普通家庭出生的戴環者。 幼年時因為看得見「那個東西」所帶來的混亂,造成母親反覆感染精神異常,害怕總有一天會失去理智而掐死孩子,逼不得已將他遺棄於育幼院,五歲的他便與利人相遇。 面對被母親拋棄的創傷,及害怕再度被拋棄的恐懼,讓井雀執著於在這段關係中填補破碎親情的缺憾。 因與他人的生理差異讓他飽受排擠,加上利人有意的支配與操控,讓他對利人是完全的依賴、討好,甚至到了無條件相信與服從的程度。 對利人的態度傾向家人的愛。
成長期 (分離時期)	逃避, 優先追求個人目標 面對自己體內的怪物,理解兩人和平生活的世界並不存在,他堅信完美的世界只需要有一個人與戴環者即可,對普通人類嗤之以鼻。	憤懣 十歲那年,因特殊體質而長年被排擠的他與育幼院的其他孩子發生爭執,造成一零七五號育幼院發生「黑色帷幕」,引起舊日月宗前來關切。 沒有依約歸來的利人成為內心的二次創傷,讓他對一切感到失望、自責以及憤怒。

		社交模式開始趨向下意識與人保持距離、防備心重。
成年 (再次見面)	冷漠、惡言相向、譏諷 害怕真實的自己被發現、對失控感的應激反應 成年之後的相遇 成年之後的相遇，讓他再次感受到感性與理性的矛盾衝突。他可以將他人視作敝屣，但只有這個在他小時候能妥善安置他的不安與憤怒、全盤接受他一切的人，讓他產生失控感——看吧，愛總是會讓人變得軟弱——而那複雜情感與其說是「愛」，更像是會將人吞食殆盡的野獸。 所以後來，他總會想盡辦法用讓對方感到錯愕與難堪的方式試圖恫嚇，畢竟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藏在尖刺外表底下的自己，只是一個醜陋的怪物。	〔前期〕惶恐、武裝、假性疏離 時隔十年重逢，錯愕對方判若兩人。 雖然與幼年時一樣掛著溫文爾雅的微笑，卻總覺得那樣笑更加的諱莫如深，彷彿戴著一層面具，讓他有一種風雨欲來的惶恐與忐忑。 來自幼年被拋棄產生的不自信，讓井雀武裝起一身硬刺，似被動又似主動， 〔後期〕拯救、陪葬 111

◆ 關係總結 ◆

對雙方而言，最好的結局大概就是結束於育幼院時期，如果想建立親密關係必然會走向不正常的「病態共生」關係。

雖然同樣在幼年遭遇被遺棄的經歷，但兩人卻長成了截然不同的性格。

井雀在被母親拋棄之前，還算是有過一段被愛著的童年，被母親愛過也被利人愛過，所以面對被拋棄的創傷是一種「都是自己的錯」的自責，更可能長成為了優先討好他人而忽略自己的缺愛型人格（討好型人格）。

而在不正常環境長大的利人，更多的是來自外界冰冷的批判，評斷他夠不夠資格成為有利用價值的人。所以不夠有利用價值的他被丟棄，隱性的自卑轉化為外顯的偏執與控制欲，需要靠貶低支配周圍的一切，讓他人服從自己的意志，來反覆確認自己的自我價值感。

一個依靠他人來建立自我的人，與一個踐踏他人來滿足自卑的人，兩人恰好都落在對方最深沉的陰影裡，將一切的不正常找到最完美的藉口，們談戀愛註定會扯著彼此往下沈，最後成為一起雙雙溺死的共犯。

◆ R18及R18G相關 ◆

- * 劇情參考 { 飛蛾 }
- * 類D/S，但偏向無安全詞的真實暴力，可以道具（皮帶等容易取得物）、調教、用藥。
偏好可參考 [性癖表格](#) (■:超喜歡 / ●:可以 / ✗:不行) (來源)
- * 不可逆，且沒有特別喜歡性器官有毛髮的描寫。
- * R18G可以接受血腥、暴行、自殘、斷肢、臟器外露、死亡畫面。

兩人會做的前提

通常利人在沒有精神失控的狀況下，對井雀不會有太超過的舉動，而是會戴上面具表現的過度冷漠。大概只有在井雀自己找死撞上利人精神失控時，才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

利人		井雀
身邊固定會養戴環者(供食用及性需求，一般是雙方合意)，性經驗豐富的濫交怪物。 但與其說是為了滿足性慾，更像是為了滿足食慾，沒有進食需求時不會做愛。 對向是井雀時，會與他人有稍微不同。 可以性愛分離。	性經驗	成年後遇見利人以前性經驗零。 頻率低、需求也低，連自慰都不怎麼做(畢竟也沒有度過正常的青春期的)，比起性更喜歡單純的親吻、擁抱或牽手。 沒想過與利人以外的人有過度的親密行為。 無法性愛分離。
尺寸正常偏大。	硬體	尺寸正常。
精神失控下的暴力與穢語，有技巧沒耐心，通常做愛只是為進食助興，所以大多只顧自己發洩。 以進食為目的會讓對像用藥(中樞神經迷幻劑一類)或酒精，讓對方產生精神錯亂或斷片以減緩抵抗，有沒有技巧也不那麼重要了。 清醒時會稍微和緩拿出耐心與技巧，但不多。	技巧	技巧零，完全是被動的那方。 會因為性快感太過陌生而感到恐懼、羞恥的類型，一開始會試圖做最低限度的抵抗，透過心理控制與情感操縱後會妥協，大多時候都是忍耐著低聲嗚咽及啜泣，明明被粗暴對待還是會主動回抱或是索求親吻。
背後位，或是任何可以壓制人的體位。	偏好體位	可以看見臉，或是擁抱的體位。
介於普通與未知之間，表現得很隱諱。 甚至可能都不是生理上，而是心理上由支配產生的快感更多。	敏感帶	脖頸。 無論是被掐住時的窒息感、啃咬吸血時的疼痛感，或是親吻時的麻癢感都會讓他顫慄不已。 其他性器官部位則因太過青澀所以都算敏感度高。
井雀以外的人不會接受，對方硬來的話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任何親吻在井雀清醒時都是被動的，井雀索求的話才會回應，剩下的都是為了食血而啃咬居多。 會在井雀失去意識時親吻嘴唇、臉頰、脖頸、或後背等被他施暴時啃咬過或佈滿傷痕的地方。	親吻	喜歡但只會跟利人，主動索求且得到回應時會 親吻技巧很差，起頭後笨拙的技巧會讓利人感到焦躁轉而帶領。
以中間進食為主，作為助興的做愛前與後約2次。	一夜次數	身體狀態差，大概1~2次左右就無法再射精，但還是會高潮，結尾通常是失血過多與體力不支直接失去意識。
不熱衷，純粹為了汲取體液與食血以回穩精神狀態。	對性事的看法	沒需求，利人想要的話就給，甚至把自己吃了也沒有關係。

青少年時期對井雀有過性衝動，有擦邊但沒做成。成年後清醒狀態下會壓抑但隱藏得很好。		對井雀而言與其說是喜歡性愛，不如說這樣的暴力可以讓他感到無比安心，尤其是被掐住脖子後的窒息感，總會讓他回想起小時候。 他會把疼痛當作是搞砸一切的懲罰，心安理得地接受，完全是一種變相的自殘行為。
清醒後會獨自去盥洗著裝，然後讓下屬來收拾殘局。 對象是井雀的話，會把人清理乾淨後安置在床上。在井雀失去意識的前提下，會像害怕被討厭的小孩一樣，從背後小心翼翼的抱著或僅僅抓著衣角，悄悄的在心裡請求原諒。 因嚴重睡眠障礙不怎麼能睡著，通常會在井雀清醒前離開。	事後	通常清醒後只剩下自己，感到寂寞但別無他法，有時候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只能用這種方式引起利人的關注。 因體質容易瘀青與留傷，身上常常新傷與舊傷交錯。

◆目前公開劇情◆（僅供參考）

* 文章照時間軸排序

{ 巢 } (幼年時期)

原作者(發想・繪圖・文案・劇情統籌) / 左
文字撰寫 / [塵](#)

- * 時間軸—幼年時期(約利人12歲、井雀7歲)
- * 可以參考的幼年時期日常互動

“

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

待在那破舊的育幼院裡從來沒有什麼好處。

空房總是太少，設備總是太舊，薄牆擋不住寒風，屋裡冷得像冰宮，整棟房舍上上下下只能共用一間廁所；最嚴寒的日子甚至沒有人願意來配送麵包，三餐就把野菜泡爛了煮湯了事，大人們從來也不肯花心思給食物加溫，遑論添肉加菜。

這麼冷，偏偏一間房裡又規定只允許關著一個孩子，不准他們過了夜晚七點還到處跑動製造噪音，一人只配發了一條破布和十塊煤炭，捱不捱得過每一年的冬天，全憑各人的命數和運氣。

於是孩子們都知道凜冬魔王的艱難選擇題：要不獨自被凍死——要不鼓起勇氣，去違反宵禁。

所以，今天那孩子也是蹣手蹣腳，從自己滿是積灰的房裡摸了出來，一邊擔憂著自己重量是否壓得木板嘎吱響，一邊小心翼翼越過長長的走廊——孩子們偷偷玩辦家家酒時，將那道走廊命名為冒險大道，他倒是深以為然；然後轉個彎，再繞下迴旋得有如怪物牙齒般的可怕樓梯，才終於抵達了目的地，是二樓底層另一扇破舊的木門。

那裡是他專屬的教堂，裡頭有他的神會救他。

小小聲地，他使力推開了沉重的房門，門後的空間只能容納一張小床，床上另一個較高的孩子正半躺著看一本舊書，一見到他來，便露出笑容，把書擱在一邊。

「你又看到了？」較高的孩子用最小聲的氣音問，一邊溫柔地引導他躲到床上，一邊用長長的手臂圈住他冰冷的身子，他的神終於將太陽般的溫暖遞了過來，令他感激地破涕為笑，無聲地點了點頭，壓抑著止不住的顫抖爬進被窩裡。

年長的孩子為他捲起袖子，皺起眉頭。

「早上的傷口也裂開了，你衣服上有沾到血，被發現的話又要捱罵了。」

「反正……利利會幫我把痛痛吹走……」他囁嚅道，有幾分求饒的意味。

較高的孩子臉上閃過一抹笑容，然後低下頭來，輕聲安撫他：「對呀，要幫你把痛痛吹走囉，院長也是這麼說的，傷口舔舔了就會好不是嗎？」一邊將嘴湊上了那道淌血的傷痕。

「呼——呼——舔一舔，吹一吹，你看，痛痛全都飛走囉！」

較小的孩子咯咯笑著，玩鬧似地掙扎，卻不小心碰掉了擺在床邊的書，砰地一聲，兩人馬上安靜了下來。

沉默持續了好幾分鐘，直到他們終於確定不會被可怕的大人發現以後，兩個孩子才又額頭碰著額頭，重新熱鬧了起來。

「嗨，聽我的話，千萬不要讓人發現我吹吹你的傷口的事喔，他們會說你是男孩子，要自己忍耐痛痛，又會罵你喔。」較高的孩子眯細雙眼，輕聲告知，而更小的孩子全心全意地點頭，更深地窩進了對方懷裡，只伸出了小指。

「利利說得都對，我們打勾勾！」

「也不要告訴我以外的人，說你又看到了那些東西，知道嗎？」

提起這個，較小的孩子身子便又縮了一圈，更往深處擠了擠，隔著衣物都能感受到那劇烈的顫抖。年長的孩子閉上眼，嘆了口氣，將他抱得更緊。他們四肢交纏，至少這比總是只能用一丁點煤炭的冬日爐火要暖上太多了。

「……我真的好怕。」

「告訴我就好，只要你告訴我，他們就不會來找你了。」

「那萬一他們跑來找利利的話怎麼辦？」

年長的孩子淡淡地笑了。

「我會把他們打跑，永永遠遠保護你。你什麼也不用擔心，只要統統交給我就好了。」

這話點亮了孩子的臉，他笑了開來。

「一言為定喔！」

「嗯，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嗯，秘密！」

“

那一夜他們熟睡，連房裡的爐火熄了都毫無知覺。

”

{ 岔路 } (幼年時期)

原作者(發想・繪圖・文案・劇情統籌)／左
文字撰寫／[塵](#)

- * 時間軸—幼年時期(利人15歲、井雀10歲)
- * 幼年時期離別橋段

“

噓，不要讓他們發現你。

”

——那一天他們就此分別。

事件是從井雀突然被妮娜用力推倒在樓梯下開始的。

正好那天沒有大人來管理秩序，聽見撞擊音的孩子們迅速地聚攏，一發現有新騷動便樂不可支地管起閒事，全圍著妮娜聽她憤怒的指責，隨後便跟著大肆吵鬧起來，說的全是推測：對對，三樓只住了三個人，大家都知道有個人前天晚上才病死，給大人抬走了，那之後誰還敢上去？妮娜掉在走廊上的娃娃轉頭就消失不見，那一定就是井雀害的啦！

井雀紅了臉，平常懦弱的他卻難得脾氣硬了起來，說什麼也不願意認罪。

本來還只是訥訥地辯解說才不是他拿的，後來幾個年長的孩子們動了拳腳，打到了他前天受過傷的地方，一瞬間疼痛與憤怒交加之下他淚花都湧了上來，便什麼也不管不顧地大叫出聲，說：不是我！不是我！分明就是它！那東西拿的！你看現在它就在那裡笑！娃娃不就在它的手上嗎？你們沒看到嗎？

那個時候，大概孩子們都覺得莫名其妙而已吧。他們轉過頭，訕笑著看向井雀所指著的方向。

然後，便再也沒有然後了。

利人將他藏了起來。

當時井雀嚇得煞白了臉，抖著身子哭不出聲，說不出話，只是顧著驚恐。利人當機立斷把他抱進儲物櫃，為他擦去眼淚和鼻水，將自己的帽子摘下，死死地按在井雀頭上。

利人深深望進了他的眼底。

「跟我保證你會乖乖躲著。」利人說。

井雀顫抖著，哭著搖了搖頭，利人嘆了口氣。|

「戴著帽子，不要拿下來，不要被任何人發現。藏好你自己，我跟他們去一下，馬上就回來。你要躲好，等我回來。」

利人在他額頭上留下一個濕潤而冰冷的吻，起身走出儲物間。井雀縮在裡頭，聽見許多的大人踏進門來，此起彼落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利人的聲音響徹了大廳。

「對，是我告訴他們的！」

也是利人的聲音，溫柔地迴盪在他的耳邊，直到鐵鍊與拖行聲遠去，世界冰冷地靜默下來，他仍然能聽見他，彷彿

他的話語從未離開過。

“

……你要躲好，等我回來。

”

{ 迴光 }

原作者(發想・繪圖・文案・劇情統籌) / 左
文字撰寫 / 塵
腳色合作 / 奧丁ODIN

＊ 時間軸——井雀成為驅魔人前(約18歲)

“

他人為你開過鎖的大門，
多半都是，剛拋好光的斷頭台。

”

眼前有什麼東西壓斷了樹，一大截枝條落了下來，差點砸中了他。

他一腳踢開，頭也不抬，依然大膽地靠在大樹旁的欄杆上，還單手撬開易開罐，自顧自地喝了起來，簡直像在挑釁——反正那東西持續造出的不和諧音也穿不過他的耳機。

他拉低兜帽的邊緣，慢悠悠地喝著可爾必思，用甜甜的味道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說來是什麼時候開始，他變得不再害怕「這些」了？

這忽然冒出的自我詰問讓他對自己笑了出來。答案太簡單：當然是從即使他害怕地發抖，也知道不會再有人抱著他給他安慰的那一天開始。

就像摔出巢的雛鳥，不靠自己學會飛，難道還能乖乖等死嗎？他啊，是有可能活不長，可能最終還是飛不起來，但要送命，也至少要送得優雅點。

「……或者，至少要搞清楚為什麼，之後死了也無所謂。」他喃喃，易開罐被他捏在手裡，使力的手指泛出一陣病態的青白色，要是不小心一個抓不穩，用這個刮傷了手……不，還是別想那麼多了。那沒意義。

要說沒意義，現在的行為可能更加沒意義，他有可能等上幾天幾夜，也不會有人來——變成從頭到尾就只是他在和眼前的玩意兒大眼瞪小眼，一方拚命引起注意，一方視而不見。這計畫蠢爆了。

這一切都蠢爆了。

「再等五分鐘，就回去吧，今天真夠冷的。」他對著手裡的可爾必思說話。

同時樹上那東西發出了劇烈的抗議，好像在質問他是不是寧可跟無機物說話，也要假裝「它」不存在——沒錯，就是如此，哪怕要對著手上拿著的東西聊個一百句，他也懶得抬頭多看「它」一眼。

時常和自己說話這怪癖倒沒什麼特殊原因，只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沉默了太久，怕變成了個啞巴，才偶爾自我解嘲罷了。保持沉默這件事已經幾乎跟了他一輩子，但願他至少還能保有一丁點自娛自樂的權利吧。

那東西開始不耐煩了。

他無趣地盯著罐子，思考該跟一罐可爾必思聊什麼，大概聊聊今天你也有點糖分過高了，或是你看啊這天氣永遠都是霧濛濛的寒，這雲的厚度大概不久後就會飄起細雨……真的下雨就放棄算了，今天也是苦無收穫的一天，就隨便去超商買個微波義大利麵然後乖乖回去吧。來，乾杯。

一隻蝴蝶停在了他的罐子邊緣上，像是也想分食一口冰涼的結霜似地，輕輕沾了沾金屬表面，又再次拍翅膀，翩然離去。

這年頭的昆蟲也學會乾杯了，他半認真地想著，目光追隨著它的身影，向上一看——

一把七首橫飛過他眼前，然後深深地插進了樹幹裡。

什麼？

他還來不及反應，就被誰猛然撞到一邊，重心不穩直接摔倒，可爾必思也掉下去灑了一地；樹上那東西尖厲地怒鳴起來，發出嬰兒和鯨豚和蟲鳥被一同絞殺似的噪音，那又像肉軀又像陰影的身軀肉眼可見地鼓脹起來，卻被下一把飛來的七首一下切成兩半，一半落在地上逃跑了，另一半還倒吊在樹上，上下顛倒地用千百顆眼珠狠狠地瞪了過來。

那個推開他的人影大步流星地向前，亮出了第三把七首，手起刀落，那東西半邊臉上疑似嘴的組

織——有點像是十幾個綁在一起的人類舌頭，又像半截鳥喙——就被一刀切下，跌進了滿地可爾必思的汁水裡，攪起一股腐敗過頭的馨香惡臭，不知為何還引來了一大票飛蟲。

「吵死了。」那男人低聲道，擺出了防禦架勢，幾隻蝴蝶本能性地四散逃竄。

接下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他完全反應不過來，只知道眼前有個穿大衣的男人，絲毫沒有猶豫地跟空氣打起了刀刀見骨的架來——如果他自己只是個普通人，大概會以為遇到瘋子吧——但與之對戰的那東西在他眼裡可是巨大得令人難以忽視。

那又像鳥又像蟲，長著笑臉哭泣著的東西瘋狂地伸展枝桠，蜘蛛織網般拓展了肢體，迅速覆蓋過整片天空——「它」正在不斷變大，痞啞地尖笑著，伸出五六十隻細小的歪扭手掌，捉蝶似地去黏那個男人。

「它」的獵物倒是眉眼不抬，波瀾不驚，歪個身子就輕鬆地避開了一次正面攻擊，大衣翻飛之間，那男人掏出了一支裝滿了鏽紅色濃漿的試管，作勢要扔，而一旁看著的他卻瞪大了眼——

「小心！」

他不該這時候叫的，但他來不及阻止自己。

男人被嚇了一跳，因他突如其來的出聲而沒反應過來，差了半秒，那落在地上埋伏已久的另外半個「它」，馬上看準時機伸出魔掌，十幾道羽毛般的黑影張開獠牙，死死絞住男人的腳踝，吱嘎吱嘎地啃食了起來；男人當機立斷，一把將試管摔在左腿上，一大坨蒸氣伴隨著鐵鏽味幾秒內就融化了那些細小的齒列，那東西哀叫著退開，但男人的腳踝已經被牙痕和碎玻璃搞得滿是鮮血。

另一根試管劃破空氣，飛落在還趴在樹上的半個「它」身上，迸裂出無數細小的碎片和液體；男人又摸出另一根試管，重新砸在已經半死不活的這一半之上，像要確保兩邊都沒有活路似的。整片刺耳的嘶嘶聲中，「它」惡狠狠地發著怒，抱冤似地慘叫，最終才不甘不願地被融化在蒸氣與濃液裡。

雨開始下了。

這場戰鬥在偶爾經過的路人眼中，大概從一開始就不曾存在過。

他壓了壓兜帽，拉高領子，心臟跳得飛快。既想要上前，又想要逃走。

男人戴上手套，將沒融乾淨的零碎部件熟練地聚成一堆，都是一些像是蟲腳或卵，或者人類脊椎碎片的噁心玩意兒，然後又是一根試管下去，蒸氣騰起，這大概是在確保一切都被完全清理乾淨吧？

他就這樣靜靜地看男人做完所有的善後處理，盡全力抵抗自己想要偷偷離去的衝動——這時候逃了，一切前功盡棄不是嗎？忍耐，不能放過這次機會。他對自己反覆叨念，用力咬緊下唇。

幾分鐘後男人作業完畢，轉過身來，兩人的視線終於對上。

「你為什麼不走？」男人冷冷地問：「你有看見什麼嗎？」

他搖搖頭，猶豫了一下，又點點頭，諱莫如深的反應讓男人深深皺起眉頭來。

「你有感覺到什麼嗎？有身體不舒服？」

「……你受傷了。」他訥訥地說。「那個，我不該叫的，對不起。」

男人馬上用長長的大衣遮蓋了腳踝。

「沒什麼。」男人說，完全是這個話題到此為止的語氣：「我的問題呢？」

「呃，沒什麼。」他學舌。

這敷衍的話讓男人慢慢地歪過頭，以紅得異常的雙眼冷冷地盯視著他，兩人距離絲毫未縮，但他本能性地知道這下慘了——如果說這時候還敢想著要逃，是不是太遲了？他自嘲地想，毫不懷疑只要他一動，男人可以在半秒內就逮住他。即使是在事後的收拾當中，男人的動作也絲毫不因鮮血淋漓的腳傷而有任何的遲滯，要不是他親眼看見了受傷的過程，他可能會以為那些血全是來自「那東西」的。

男人一字一句，緩慢異常，充滿警告意味地開口了。

「有什麼，不能說的？還是，你有別的意圖？」

他退讓了，甚至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狀，男人的氣勢讓他背脊發涼，他可不是什麼戰鬥專家。

「不是這樣！我沒有惡意，只是覺得……很奇怪而已，是這樣的，我從小就……呃，看得到，然後我對『它們』一直都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我從來不知道別人也看得到，第一次遇到你這樣的人，我只是——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麼……你用什麼消滅它的？你為什麼做得到？」

他向他的神發誓，雖然嚇得結結巴巴，講得亂七八糟，但他說的全是真話——

至少真心話奏效了。來自男人的威壓消失了。

對方雙手抱胸，又重新冷了下來，皺著眉頭上下打量著他：「那只是因為，我是驅魔人。」

「驅魔人？驅魔人！那，那你有看過一個頭上頂著黑色光環的人嗎？」他急急忙忙地追問起來，講完才意識到這問得太唐突，男人沒點破，只是挑起了一邊眉頭，然後搖了搖頭。

「沒看過，也沒聽說過。」

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軟了下去。也是……不可能會這麼順利的，那換個方式探問看看吧。

「我也能成為驅魔人嗎？要怎麼做，才能和你一樣？」他半是真心地發問。

男人又再次上下打量他，好像在看什麼奇珍異獸，那些蝴蝶又回來了，停在男人肩膀上，無數個複眼像是隨著男人視線一起在審視他，那光景恍如過於異常的幻想，反而讓他徹底冷靜了下來。

「根據你的描述，我看你八成是個戴環者。」男人淡淡地評論道：「既然你不是我的同行，卻又不會受到影響，這就是唯一的可能性了。我倒是好奇，你知道自己是個戴環者嗎？」

「……我是戴環者的話，就能加入嗎？」

男人睜細了眼。沒問題的，只要能夠搞到一張門票，把自己的身份當作籌碼說出來也並無不可。他在心裡暗自衡量，一邊思索著下一步。

「你叫什麼名字？」男人突然問。

「井雀。」他說。

男人點點頭，向他伸出了手。

「我是奧丁。如果你有意願要成為我的同行，敢於為世界奉獻自己的話，就跟我來吧。」

“

而飛蛾會撲火，

是因為它們壓根不長腦袋。

”

{ 傷疤 }

原作者(發想・繪圖・文案・劇情統籌) / 左
文字撰寫 / [塵](#)

＊ 時間軸——井雀成為驅魔人前(約18歲)

“

泡泡吹呀吹」

泡泡浮上天 ♪

”

那男人的大頭，像被誰新吹出來的泡泡似的，越鼓越大，越脹越紅，好像想快快脫離人間飛走。

井雀抬起頭，眼前的光景太過荒謬，令他失笑——那勒緊在男人脖子上的吊繩，不是真的繩子，而是一根比較大的兒童用吹泡泡棒，正彈性極佳地繞住了男人的頸，試圖絞殺對方。

玩具絕非最好的兇器。男人還沒完全死透，正在劇烈掙扎，失禁了一地，臭味在他腳下爬行。

說到底，又是那些該死的東西在玩的把戲。

踏上所謂的「旅程」不過幾天，他還是對一切近乎一無所知，那個驅魔人並沒有給他多餘的親切和熱絡。姑且是同行，但大多數時候反而更像是剛好同方向的陌生人，他不主動去問問題，那個驅魔人就什麼也不講，他好幾次失去勇氣，差點放棄，但最終還是壓下不安盡可能厚臉皮地去問，幸好終究是給他成功問出了最重要的知識——戴環者的血液和體液都是驅魔用的原料。

那些用來燒灼怪鳥的濃液，原來是來自跟他同類的某人的血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為此感到高興還是難過，流血這回事，至今為止帶給他的只有滿滿的麻煩，沒想到如今卻又成了替他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至少他完全不必煩惱驅魔時需要的原料來源。

但說起來，他其實也並非真心要去驅魔的。

說自己想加入驅魔人不過是個藉口，他的目的從來都只有一個。可惜啊，即使想一往無前地朝著目標直進，他該死的良心卻總是不按牌理出牌。

——會追上那名神情恍惚的男子，是因為那傢伙是這十年以來他第一次看見的，被附身的人類。

附身在動物上搞出一堆奇形怪狀的怪東西就算了，他向來是無視那些的，頂多該感謝一下之前的那隻怪鳥給他和驅魔人搭上了線……可這次的受害者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啊。雖然公平來說，人類並不比動物更值得拯救，但他就是單純看不下去，覺得不能就這麼放著不管。

最糟就潑個血了事吧。

當時他在口袋裡輕握著新買的美工刀，有點太過輕率地計劃著。美工刀還是他今晚去便利商店解決晚餐時順手買的，冥冥之中倒也算是種巧合。

然而追著那個走得歪歪扭扭提著紙袋的男人，一路被誘導進那濃霧漫天的樹林之後，他就弄丟了對方的足跡；夜裡的森林拒絕月光，只給出了無數個無聲的謎題：想找答案？走哪條路請自己挑選，

而目的跟出口總是兩兩相對。

他整整繞了半小時才找到那名男人。

彼時，那玩意正愜意地藏身在男人身體裡，玩著吹泡泡的遊戲——展現在他眼前的，就是一整具吊起來不斷掙扎的男體泡泡棒，和一大顆吹得又大又腫的泡腦殼。

此情此景，在啞然失笑了整整半分鐘後，他雙手也無言地摸上了自己的脖子，慢慢地握緊上頭的金屬製品……好像，好像那頸鏈正在不斷收緊，想要勒死他，像媽媽一樣。井雀開始急促地換氣。

如果他剛剛選擇忽視這一切就好了——如果當時他懂得閉嘴就好了。

都是來不及的事，早就來不及了。他看著眼前的人頭泡泡，雙手使勁掐緊了自己的喉嚨，擠出了細小急促的呻吟聲，像在哼斷斷續續的兒歌。

媽媽的嘴巴在蠕動。

她吹出了一個又一個大泡泡，泡泡飛呀飛。

她吹出了一個又一個大泡泡，泡泡飛呀飛。

不 你為什麼要讓媽媽害怕？

要 閉、嘴！ 閉

說 嘴

了 ！ 你好可怕！

你

快 你為什麼說謊？ 你

走 說謊？ 為

開 說謊！ 說謊！ 什

！ 麼

小孩子都亂講話。 要

說 嚇

謊 媽 媽 愛 你。 媽

！ 說謊？ 媽

你 ？

不 媽媽不會 不要你。

要

讓 說 說謊。

媽 謊。

媽 討 厭 你 ！ 媽媽 不 要 你 了。

媽媽吹的泡泡一直飄呀飄。

媽媽吹的泡泡在他耳邊爆呀爆。

「——！」

井雀跌跌撞撞地放開了自己，求生本能抗拒著缺氧過頭的自殘，他像個剛被救上岸的溺水者一樣大聲嗆咳，一口飛沫全濺出去，拍到了眼前的上吊人浮腫的笑臉上，但他顧不得那麼多了。

記憶裡的媽媽還在問他：你閉嘴了嗎？

「我閉嘴了，我好好閉嘴了——」

我已經好好地學會怎麼閉嘴了。

他閉上眼喘氣，乾啞的聲音裡裹著哽咽；頸鏈依舊絞得用力，氣管仍然不能順暢呼吸，但這無比接近窒息的快樂，於他而言也是一種飲鴆止渴。

說來可笑，壓迫喉嚨導致的窒息竟然能令他感到如此安心。那氣管被掐緊的感覺，更像是一種鄉愁，就像人不管老了幾歲，都還是最想吃母親親手做的料理。這疼痛讓他終於能夠冷靜下來思考。

然後他意識到了——

這也是那東西開的玩笑。

「啊……」

他摸著頸上的圈，白膚下是一圈浮腫疼痛的新瘀青，令他忍不住苦笑，而苦笑又漸漸變成大笑。

「連這些東西都知道我的弱點——」

灰霧瀰漫的森林當中，他獨自笑著，笑到差點流出了眼淚，總是藏著不見光的面容難得暴露在無月的黑暗中，他和仍然在掙扎卻無法斷氣的上吊男人一同、和攀附在那獵物皮囊下那陰邪的怪異之物一同，在無邊黑暗裡淒淒厲厲地大哭大笑起來。

「……反正，今天早就好好打過針了。」

它還藏在脹大的男人腦門裡，玩著吹泡泡的遊戲。它哭笑著看他。它只敢隔著記憶傷害他。它根本就不敢靠近他。

他從口袋摸到了美工刀，便朝著手腕毫不留情地一把剝下，又第二次想起了媽媽。

媽媽也曾經為了流血不止的他，無數次地替他重新裹紗布。

媽媽也為他的傷口吹氣。

媽媽帶他買過新衣服，帶他買過糖果和氣球。

媽媽也曾經抱過他，吻過他……

媽媽不是打從一開始想著就不要他。

那對他來說，就已經是完美的愛了。

刀片上的月光劃破黑夜，滿地鮮血噴濺。

如果一個孩子貪心地把泡泡吹得太大，便只能迎接破掉的命運。

男人終於垂下雙手。

井雀背過身去，重新拉下兜帽。

森林裡吊掛的屍體仍然晃呀晃，晃呀晃的，像是為孩子們新造的鞦韆，因賣相不佳而乏人問津。

至少，那人不必再痛苦地掙扎，脖子以上也沒有哭笑的臉了。

“

泡泡高高飛 ♪

大家說再見 ♪

”

.

.

.

∴

0

/

{ 飛蛾 } (R18)

原作者(發想・繪圖・文案・劇情統籌) / 左
文字撰寫 / 左

- * 時間軸—現在(利人25歲、井雀20歲)
- * 成年後的第二次碰面
- * R18擦邊球(?)

“

那義無反顧的趨光本能，像極了菸癮、信仰

.....或者愛情。

”

在別人眼裡看來，井雀就跟那些自動送上門的戴環者一樣無知吧，像撲火的飛蛾，或許嗅到了一點粉身碎骨的焦臭，還是義無反顧的朝他們的神揚起翅膀飛去。

他們都只是對這個世界太失望了。

都說戴環者高貴又純潔，聖潔的骸骨與體液可以驅趕邪惡，還不是死了也不得安寧。不管是教會還是商人，所有人都吹捧著他們，卻也極盡所能的利用他們。

所以在這為期不長的生命裡，大部分的戴環者都很容易染上癮——大概活在醉生夢死的世界裡，是最快樂且容易的吧。

不知道那些被利人豢養的戴環者，是不是也跟當年的他一樣，被那樣目眩神迷的神吸引，彷彿身而為戴環者的一切都被理解，那些世間賦予的價值此時此刻都無關緊要，所以願意獻上血肉骸骨，放任自己在他腳下堆疊腐爛，永遠滋養著這位神。

只是他的神不要他了。

十年過去，他已經不是那個只會跟在利人後面哭哭啼啼的小孩了，他學會了獨自生存，甚至學會了殺人，他本來打定主意只要能再見到利人，就要抓著他的領子用看著一個混蛋的臉問一問，為什麼當年沒有遵守約定？

可是現在他卻問不出口了。

十年既然足以改變自己，當然也足以改變他的神，以前那個總是掛著笑容，只會用滿眼的溫柔看著他的利利，為什麼現在卻像看著陌生人一樣的看著他呢？

「你來這裡做什麼？」利人冰冷的說。

自從上次意外見面而他逃走了以後，井雀回去做了不少調查，像是終於找到了潘朵拉盒子的鑰匙，他將鑰匙插入鎖孔，毫不猶豫的打開了那個本不應被打開的秘密。

眼前的男人果然如傳聞說的一樣，私底下並不如平常一樣掛著溫文爾雅的面具，他面露不善，語氣嫌惡，彷彿眼前的一切都讓他厭惡至極。

井雀覺得自己又變成了那個十歲的小孩，他頭腦混亂，喉嚨發緊，感覺自己又像離水的魚一樣，周圍空氣開始稀薄，他下意識的摸上脖頸的環，一下一下的輕扯著才勉強發出了聲音，卻還要負隅頑抗：「你以前不會這樣跟我說話……」

利人果不其然的挑了眉。

「你這幾個月應該早就調查的清清楚楚了吧，那又何必自投羅網呢？逃得遠遠的，平平凡凡的當個普通人不好嗎？」他沒有搭理井雀的挑釁，從外套的口袋掏出菸盒抖出一根菸，說完後自顧自的點燃，吸了一口後緩慢的吐出煙霧，煙全撲到井雀臉上，像是在無聲宣告他早就不是十五歲的那個少年了，而井雀再怎麼佯裝天真，也不是那個十歲還能備受寵愛的小孩了。

他們的故事已經完了，也最好就這樣完了。

他的男孩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利人覺得自己活得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大概就是這個瞬間。

他有他想要完成的宿願、有他深刻的執著，這條路走著走著必然鮮血淋漓，敢於擋在路上的人都要心懷覺悟，因為拋下人類良知的他最終會成為撕咬血肉的獸，不分敵我。

誰都能在那條路上，但他唯獨不希望井雀有一天站在那裡。那裡荒煙漫草，斷垣殘壁，除了變成怪物的自己，所見之處一片淒涼。他那麼膽小，一定會被自己嚇壞的吧。

兩人在沉默中較量，利人兩指夾著菸一邊緩慢地吸著，一邊若有所思的望著窗外逐漸被黑暗吞噬的地平線，殘存的餘暉照在貼著牆的井雀臉上，發顫的睫毛閃著光，襯著臉上的不安與惶恐，但只要他老實的待著，他就永遠不會看見那條路上的風景，與真實的利人。

「天要黑了，早點回去。」回去你該待的地方吧，利人心想。

井雀瞬間露出了慌亂神色，像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可以說服對方的話語，於是只好自暴自棄，「……我不知道我還可以活多久。」他從齒縫中努力擠出了這句話。

「但至少不是現在，對嗎？」這個回答彷彿在利人心中已經演練過無數遍，以至於他可以毫無遲疑的馬上答道。

先不說井雀的生命還剩下多少年，但如果是待在自己身邊的話——總有一天我會失手殺了你的——這是利人沒有說出口的話。

他看著井雀像洩了氣的皮球，明明不甘心卻只能像個被罰站的小孩一樣站在原地寸步難行，連這樣的脆弱與忐忑都只留給自己，利人怎麼可能不心軟呢？

像是下了最後通牒，利人將煙捻熄在井雀臉側的壁上，衰敗的煙灰沿著牆緩慢墜落，最終落在了頹著的肩上。

看著轉身離開的利人，井雀想起那些被惡夢驚醒的無數失眠的夜晚，那個背影就像是他十歲那年，無助的躲在被安放好的衣櫃內，看著利人的背影離他越來越遠，那時候的他還太小了，伸出的手攆不著那個大了他五歲的少年邁開的步伐。

拜託不要丟下自己，他好怕，他已經好好的、勇敢的長大了，他什麼都做得得到，他甚至可以為了他愛的人去死，所以……所以求求你不要像媽媽一樣；不要滿口說著都是為了我好這種話卻還是拋棄我；不要讓我獨自待在這個深不見底的櫃子裡；不要留我一個人面對遙遙無期的成年；不要……

「不要丟下我。」井雀大口喘著氣，抓住了利人的衣角。

他的恐慌症又發作了。

他不可自拔的勒緊頸間的圈，用力到骨節泛白，像是想把自己的氣管勒斷才能真的鬆了一口氣那樣，右側上次被玻璃碎片劃破的傷口又被收緊的皮革面勒出裂痕，重新流下滾燙鮮血。

紅色的血液浸潤皮製表面，又隨著凹痕緩慢向下流淌，在頸窩處匯聚成豔紅的潭，像是邀請又像是誘惑——你要的話，就都給你啊。

一陣暈眩感襲來，眼前閃過亮光後模糊成一片白茫，井雀覺得自己像被誰丟進水裡，頭重腳輕的往下沉，耳邊隔著水傳來電視機失真的白噪音，記憶中歡樂又輕快的音樂響起，套著玩偶的人用他聽不懂的語言交談，這是幼年時期獨自一人在家的午後，總是會陪伴他入睡的搖籃曲。

迷濛間有誰從遙遠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但是他又睏又乏，好不容易勉強半睜著睜眼，只見一個黑色輪廓朝他靠近，那團黑將他攔入懷裡，肌膚相貼傳來的溫度讓他無比懷念，像是走了很長山路的旅人，終於找到了一頭可以棲身相擁的獸，他將身體蜷曲窩入柔軟的毛皮裡，那種塵埃落定的感覺，眼淚簡直都要掉下來。

那頭獸像是被什麼吸引，將頭靠在他的肩上仔細嗅聞他的脖頸，然後找準了位置便張口咬下。

「痛……！」井雀被強烈的劇痛驚醒，那尖銳的痛扎進肉裡，讓他像一只被打撈上岸的魚，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宰殺。

他們靠著牆壁滑落跌坐在地，利人察覺到身下的人奮力掙扎抵抗，他卻沒有想要鬆口的意思，他並不是憑著本能進食，他只是想要威嚇，威嚇這個不知好歹就闖入叢林的孩子，因為他現在非常憤怒。

若是放在平時，為了減少身下人的抵抗，他通常會給對方吸食中樞神經迷幻劑，多少人因為這樣就成了癮，成了他揮之則來呼之即去的奴隸。

然而他就是想要讓井雀切實感受這份疼痛，讓他理解到自己的良善有多麼得來不易。

這不就是他想要的嗎？如果這樣就能嚇跑這個無知的孩子又未嘗不可呢？

實在是太痛了，井雀一邊抖著身子一邊咬住唇角小聲嗚咽，他雙手用力圈著利人的脖子，將頭狠狠的埋進對方的肩窩，沒忍住的眼淚濡濕了對方的黑色毛衣，他感受到利人反覆啃咬著他血肉的憤怒，那憤怒讓他後怕，卻又有種得償所願的感覺。因為知道自己還有一點什麼可以被索取、可以被需要，所以再痛苦都可以咬牙忍耐，他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垂死掙扎。

他的神如果開口要自己為了他去死的話，想必也能毫不猶豫地答應吧，所以不要再丟下自己了，求求你。

這樣無聲的獵食持續了將近十分鐘，可能是再繼續半跪著下去腿就要麻了，利人又洩憤似的啃咬了幾口，當作回應了井雀的那無謂的堅持，最後用與斯文外表相反的強健手臂將井雀整個托抱起來，往沙發走去。

井雀覺得自己簡直像被野獸銜著準備叨回窩裡繼續慢慢享用的美食，他像個甘願被拆吃入腹的獵物緊抱著利人就怕又被落下。最後兩人倒在沙發裡，面對半躺著的利人，他整個人被安放跨坐在對方的大腿上。

脖頸間溫熱的氣息又重新欺近，但與之前暴力的啃咬相反，細密的齒列只是輕輕刮搔過被咬的漲紅的表皮，然後落下了溫熱的吻與粘膩的舔舐感，井雀生理性的一陣顫慄，就當作他是默許了自己的任性。

自從十歲以後，井雀就沒什麼與人肌膚相親的經驗，也不知道該怎麼討好他人。

他乏善可陳的成年歲月裡，除了教會自己怎麼與他人保持距離，剩下的就只有背叛與死亡。

這兩個月他看過了從各個地方蒐集來的，關於利人這十年來檯面上的手段，或檯面下捕風捉影的謠言，他知道他養過無數個戴環者，但他不知道那些戴環者是怎麼討好利人的。

他要怎麼做才可以留在他身邊呢？

戴環者除了血肉骸骨，又剩餘什麼其他的價值呢？

以前的他沐浴在利人的寵愛裡，像個被寵壞的小孩，自顧自的撒氣又自顧自的笑，只記得對方無論如何都包容的溫柔眼神，除了那個掛在臉上的笑，居然什麼也沒記得。

利人有對自己生氣過嗎？還是也曾像自己一樣受了委屈二話不說就掉淚呢？井雀拼命回想，覺得有某個答案就要呼之欲出。

他想起在育幼院的某一晚，他們還不知道隔天命運即將把他們撕扯開來，那年利人十五歲，骨骼與脊椎漸長，收窄的腰像年輕的豹子骨肉勻亭，脫離稚氣的臉龐已然有了少年神態。

那一晚他們像往常一樣窩在床上，窗外的月亮在天上彎成一輪淺淺的疤，而他在灰暗的房間裡伏在利人身上，看見了他眼裡與往常不同的，諱莫如深的光。

那時候的他還那麼年幼，又怎會知道那光裡有怎樣的含義呢？

但是現在，他想，他終於明白了。

井雀開始仔細回想當年他們在那個像窩一樣的床上做了什麼，他記得跨坐的身下有什麼不同於以往的昂然挺立，但年幼的他不知道那代表著什麼意思，那東西碰的他不安份的亂動，利人突然倒抽一口氣，露出了複雜表情，那表情讓井雀忍不住吞了口水，像個不小心做了壞事的孩子。

只要是利人說的話，年幼的他都會乖乖照做的。

井雀收回了環在利人肩上的手，像當年利人教自己的那樣，支起身體雙手向下並用，開始拆解利人褲頭的皮帶。

利人注意到身前的人突然往自己下身摸索，他停下動作身體微微後傾，看著井雀手忙腳亂的解自己皮帶。利人心想這個人是嫌激怒他還不夠，現在還要玩火是嗎？他倒要看看井雀能做到什麼程度。

拆開褲頭的鈕扣之後，井雀拉開拉鍊的動作肉眼可見的慢了下來，他後知後覺的發現當年懵懂無知的自己到底有多天真，先不說當年全由利人主導，現在他眼前跨坐著的可是一個二十五歲的成年男子。

只見敞開的西裝褲卡在胯骨上，結實的窄腰赤裸，腹上的青筋貼著薄皮一路蜿蜒向下，深黑色的內褲下包裹著的碩大與十五歲青年未滿的身體簡直無法相提並論。

井雀的遲疑幾乎稱得上是膽怯了，但他還是硬著頭皮拉下了黑色緊身內褲，隱藏在貼身布料後的巨大性器終於露了出來。

看著需要雙手並用才能整根握住的尺寸，井雀忍不住瑟縮了一下，顫抖著手環住利人兩腿之間的滾燙巨物，開始笨拙的上下套弄起來，過程毫無技巧。他這樣離群索居，除了十歲那年被半哄半騙的學著模仿，大概連自慰也沒人教過。手中的器官似乎又漲大硬挺了幾分，井雀也搞不清楚自己這樣做到底對還是不對，好在利人還像當年十五歲那樣，喘息聲漸漸粗重了起來。

性器的頂端斷斷續續的滲出了透明液體，利人看著井雀雙手賣力的動著，但又全撓不到點上的動作，弄的他忍不住一陣焦躁。他死死按耐住想乾脆直接把人壓倒，扒開下身後不顧對方求饒的抬起大腿腿根，將賁勃的肉棒抵在穴口後直接大力插入的慾望：「.....我教你的應該不只這樣吧？」利人壓抑著聲音說道。

光是褪下對方的褲子直面那根充滿殺傷力的性器就讓井雀足夠惶恐了，更遑論「被脫光」與「自己脫光將身體最私密的部位主動呈人眼前」，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想到這裡，井雀的臉紅的像是能滴出血，他的羞恥心如同他這二十年以來屈指可數的性經驗，完全就是個剛出新手村的玩家。

他投給利人一個求助的眼神，利人好整以暇的看著他，像是在說：不是想討好我嗎，你的努力難道就值這點價？

井雀簡直快要哭出來了。

他花了十秒解開自己的鈕扣，再緩慢的褪下腰間的牛仔褲與內裡，因為受限於跨坐只能拉到大腿一半的位置。

沒了布料遮掩的下身，敏感的肌膚暴露在冰冷的空氣裡讓他不可自控的打顫，比嘴巴還要更誠實的身體與羞恥心背道而馳，自己不用愛撫就已然挺立的器官讓井雀想要馬上找個洞鑽進去，他索性鸵鳥心態將頭鑽進利人的肩窩裡裝聾作啞。

這個自暴自棄的態度逗樂了利人，利人重新將人擁入懷裡，卻還沒打算放過：「然後呢？」

他撈起肩上的臉，用雙手捧著井雀的臉頰，逼著井雀只能看著他。

他恣意欣賞井雀紅著臉、含淚搖頭嗚咽說著「他不行了」、「他不要」，百般掙扎也逃離不了他手掌心的模樣，當然最終還是敵不過利人的執拗，只好將雙手往下伸去，再度握住利人那團滾燙賁張的慾望，小心翼翼的放入自己胯下的腿間肉縫，就像他們小時候做的那樣。

「做的好。」，利人獎勵般一邊親吻井雀眼角的淚，一邊扶著他的腰前後小幅度的晃，試圖引導他自己動起來。

兩根緊貼的性器相互摩擦帶來更大的羞恥感，那細密的皮膚皺摺與柱上凹凸起伏的筋紋，在來回的擺動中粘膩的輾平褪開。

井雀感受著胯下有著不同於自己體溫的柱狀物在來回鑽動，從最前端的頭往最後邊的臀縫鑽去，擦過敏感的穴口後緩慢頂弄著自己，流下一片濕漉漉的痕跡。

他看著利人向後退去的兇器與自己的牽出一條銀絲，那視覺的衝擊力與實際摩擦產生的快感像電流，從鼠蹊部一路往上傳遞，讓他的心臟跟著情不自禁的顫抖，這太過陌生的感覺讓他慌張的想逃，但下半身卻不受控制的想要更多，他像初嚐禁果的十歲小孩，在原始本能的驅動下擺著腰索求，雖然笨拙但卻充滿情慾。

利人看著眼前的小孩在自己的調教下，紅著臉喘氣，露出一臉苦惱但又無法自拔地表情，瞇著的雙眼還掛著淚，看起來楚楚可憐的表情完全可以再次成為他失控的理由。

十五歲那年的利人太過稚嫩，跟現在的井雀一樣懵懂無知，他不知道該如何排解那種突然燥熱起來的慾望，只能抱著年幼的井雀，將胯下的性器貼著瘦小白皙的腿，遵從能讓自己感到舒服的本能擺動。

其實這種迷樣的衝動打從他十初歲時就顯露徵兆，只是對於未知的身體變化感到恐懼與羞愧，在此之前都是自己默默解決。也大概是在那時他才反應過來，與十歲的井雀把自己當作親人相反，他覺得這份情感或許更趨近與愛。

愛會讓人學會妥協，那時候的他那麼不可一世，從沒想過要愛上誰，所以他最終才選擇逃跑。

但是現在有個壞孩子自己主動送上門來了，他有什麼理由再次放過他？

像是想延續十五歲那晚的荒唐，利人並沒有插入的打算，只是想像這樣純粹的相擁摩擦，與欣賞當年井雀沒有意識到、而現在露出的，跟過去的自己一樣被慾望主宰的表情，這讓利人有種心意相通的錯覺。

於是他再度欺身向前，靠上井雀的肩，將唇貼上脖頸上鮮紅的傷口，一邊來回吸吮舐咬，一邊用雙手揉捏身下緊緻的臀瓣來回抽插，對他而言，這已經是他的男孩給他的最好見面禮了。

「啊、等……」井雀感受到利人尖銳的齒從脖頸一路向下啃咬到鎖骨，沒發現背後的指尖沿著脊椎將他的衣擺向上撩起，他意亂情迷的看著利人用鼻尖勾起他胸前上衣，還沒明白即將發生什麼，利人就一口含住了左胸前的凸起。

井雀一個激靈弓起身子，他都要懷疑利人是不是有什麼東西都非要先上口確認的癖好。

身下的動作越來越快，胸前舌卻還在緩慢打轉，兩邊的雙重刺激讓井雀覺得自己的頭熱的發脹，感覺有什麼快要出來：「利利……我要憋不住了……」他小聲囁嚅竭力忍住呻吟，量的迷迷糊糊的時候，不小心用了以前對利人撒嬌時的叫法。

這聲無意識的撒嬌顯然很受用，利人皺著眉雙眼幽深的像潭水，像是在嫌他「還不夠鬧事嗎？」便惡狠狠的在胸前的肉粒留下一圈牙印，惹的井雀一陣痙攣，直接毫無保留的尖叫著射了出來。

井雀雙眼失神，斷斷續續噴濺而出的白濁液體全部落在兩人胯間的恥毛上，畫面太過煽情以至於井雀明明是始作俑者，回過神來卻丟臉的忍不住想用雙手捂住臉。

利人殘忍的將井雀的雙手扒開，強硬的握住手腕固定在他臉頰兩側：「你要好好的看著啊。」這才像是在欣賞自己完美的傑作一樣笑了起來。

井雀感覺到胯下利人粗大的性器先是一抽一抽的顫抖，然後滾燙的熱流噴湧而出，黏稠的精液沿著尾椎骨向下流進臀縫裡，井雀睜大雙眼，看著眼前利人死死的盯著自己，沉迷於射精高潮餘韻的表情，讓他忍不住一陣顫慄。

後來精疲力盡的井雀就失去意識了，連自己被妥善清理了都不知道。

也是過了很久很久，在他們又發生了無數次的關係以後，他才發現……

——原來這是他們最溫柔的一次性愛。